

生前死后都为蒋介石所倚重的黑帮老大、上海大亨

上海教父 杜月笙

宋福聚 著

横欲
枭诡

北京发行出版社



上海教父 杜月笙 横诡 欲

宋福聚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教父杜月笙 / 宋福聚 著. —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06.12
ISBN 7-5317-2063-9

I. 上… II. 宋… III. 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40785 号

上海教父杜月笙

SHANGHAIJIAOFUDUYUESHENG

作 者 宋福聚
责 编 陈颖杰 张远超
策 划 刘 侠
执 编 张 州
美 编 程 莉

出版发行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北京市平谷县早立印刷厂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4

字 数 34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17-2063-9

定 价 3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联系。



从十里洋场的一个水果

店小伙计到名冠中华的

上海滩大亨，杜月笙如何在风云变幻、弱肉

强食的旧上海滩折戟销铁，成就一世枭雄？

本书以淋漓的笔墨，拨开历史迷雾，再现一

段成就《中国教父》的旧上海，再现杜月笙跌

宕起伏、魂断香江、怪异离奇的奋斗人生。

人物中國大系

智者曾國藩

宰相劉羅鍋

商聖呂不韋

上海教父杜月笙

老狐狸和珅

漢魂武帝

鐵嘴紀曉嵐

破譯秦皇

官商胡雪岩

武則天秘史

兵聖孫武

財神范蠡

《上海教父杜月笙》

一个纵横上海滩的黑道教父

提到“上海滩”，人们立刻会想起大半个世纪前的十里洋场。那里红尘滚滚，风云变幻，各色人物争勇斗狠，竞相施展法术。灯红酒绿中柔情四溢，嗲声软语里杀机四伏；繁华的表面背后，有歌妓舞女把你引入天堂，更有青红帮派将你带入地狱。这是冒险家的乐园，是角斗士的竞技场，是强者登堂入室的地方，也是弱者灰飞烟灭、不寒而栗的恐怖地带。

特殊环境，必然有特殊人物拔地崛起。杜月笙、黄金荣和张啸林，上海滩上赫赫有名的三大亨，便是这群特殊人物的代表。他们三人背景不同，出身各异，各有各的招数。但真正能够叱咤风云数十年、横扫旧时上海滩黑白两道的，首屈一指当数杜月笙。

杜月笙无疑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滩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一个角色。他出身卑微，父母早逝，孑然一身，如同断梗浮萍般在世间飘零。没有祖上留下的丝缕遗产，没有远亲故旧可以帮扶攀援，也没有一技之长可以安身立命。这样一个在众人眼中微不足道的小瘪三，按正常理，无外乎冻饿而死，最好的出路也就是在贫困中勉强挣扎存活。

但是让所有人跌破眼镜的是，杜月笙竟然以柔弱的身板，两手空空，闯进号称强人生存地盘的大上海。他先是依靠黄金荣起步，狐假虎威攀得高枝，并借烟赌发迹，然后运用借鸡生蛋的手法，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渐渐羽翼丰满，几经生死沉浮，最后成为上海滩最大的黑帮大亨。这其中的传奇经历，真可谓波澜壮阔，曲折迷离，令人不得不拍案叹服。

杜月笙一步步登上黑帮老大的宝座后，并没有满足于现状。他深知前辈黄金荣在人们心目中地痞流氓不入流的恶劣印象，遂决心改写历史。没有机会接受过多少教育的杜月笙，对于为人处世却似乎无师自通：他懂得如何攀附高枝使自己扶摇直上，深谙如何做人才的名扬江湖。为此他独出心裁，走出一条与前辈截然不同的道

路，成为所处时代一道独特的风景。他外表文质彬彬，举手投足一副书生气息，但在群魔乱舞中却能出奇制胜，将一个个貌似凶恶强大的对手打翻在地；他一生信奉有奶便是娘的生存法则，但在风云莫测的大是大非中，却总能拿出大义凛然的爱国热情，博得众多正义人士的好感；他骨子里狡猾奸诈，却时常做出令平民百姓称赞领首的举动，以至圈内圈外的朋友都知道杜月笙够朋友、讲义气。“有事找杜先生”，几乎成为整个上海尽人皆知的口头禅；“要像杜先生那样”，成为上海乃至全国市井走卒们最高的奋斗目标。

对于杜月笙这样出身的人来讲，如此成就已不仅仅是个传奇，更近乎一个奇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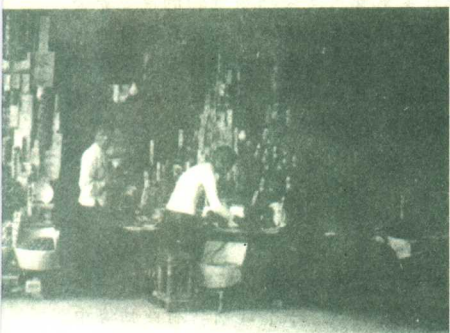
不过杜月笙所创造的奇迹远不止如此。以前的黑帮头目虽然穷凶极恶，令人闻之胆寒，但社会地位并不高，高层政界要人、文化硕儒和实业金融界人士，往往不屑与他们往来。杜月笙登上黑道教父神坛后，凭借自己的努力改变了这一切。他无官无爵，却能左右英法租界和上海军政；他曾拉拢到民国总统黎元洪为自己捧场；学界泰斗、儒学大师章太炎为首的大批文人墨客，以和杜月笙称兄道弟为荣；就连最高统帅蒋介石，每次提到上海事务，也必定会提到杜月笙……

杜月笙自己并不专心经营实业，却能将触角伸向金融、工业、娱乐、新闻报业，甚至教育等许多领域。他曾身兼数十家公司厂矿的董事长职务，这在当时的中国，可以说绝无仅有。杜月笙头上的光环，已经不仅仅是黑帮头目。他是那个时代上海滩实实在在的教父，是大上海三教九流社会里最引人注目的斗士，他的一生都是惊心动魄和机智圆滑交错如织的传奇。

杜月笙为什么能够如此翻云覆雨，他到底遇到了什么机缘？他到底有什么超人能力？翻开书页，重新审视杜月笙走过的道路，回眸那段历史凝重的背影，无意之间，你或许能够有所体悟，也有所借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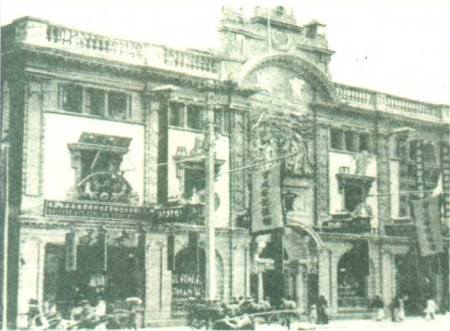
目录

第一章



民国时期上海市内的水果店铺

第二章



旧上海宝城银楼

第三章



民国时期上海滩赌场

不问出处，枭雄多从磨难生 001

杜文卿打量一下襁褓中的婴儿，果然如妻子所说，白白胖胖，眨动着双眼直盯住自己，一双招风耳出奇地大。“树大招风，耳大财生。”杜文卿忽然想起不知在哪里听说过的这样一句话，不过他随即就自嘲地苦笑了，就凭自己这个摇摇欲坠的家业，要想生财，恐怕只能是做梦！

正忐忑不安、四下张望的杜月笙吓了一跳，循声看去，纱帐撩开，七姨太一袭湖纱睡袍，满头青丝如瀑布般映衬得脸色细腻白嫩，白中透红，宛若桃花经雨。她斜倚在床沿，丰满的胴体半隐半露，赤裸的双肩光滑如玉，杜月笙看得呆了。

上下求索，初涉世事结帮朋 023

杜月笙做梦都没想到自己敲诈五块大洋会惹来这么大麻烦，他这才感到世间的许多事情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般简单，要想在上海滩过人上人的日子，自己的根底还实在太浅。人海茫茫，怎样才能像那帮汽车出入、西装革履的阔佬们一样发达呢？“月笙，上海之大，最有势力的要数青帮了，我看你投靠青帮再好不过了。”杜月笙连连点头。

昏黑夜色中，马祥生似乎看出了杜月笙的心思，他做出高深莫测的样子幽幽地说：“月笙，实话告诉你，上海滩的真神就一尊，同孚里黄公馆的黄老板。”“黄金荣！”杜月笙忍不住叫出声来。

叙大亨月笙攀桂枝 032

黄金荣听徐福生讲了石维耶甩袖而去的情形，顿时有些害怕，怕自己摆谱过大，气走了石维耶，错过了这个好机会，恐怕以后再想闯上海滩就难了。早知道这样，当初就不应该端架子，这下可倒好，把大好的前程给丢掉了。

自从进了黄府，杜月笙每日都勤快机警，除了奉公差遣，经常足不出户。至于嫖娼赌博，他差不多已经忘在了脑后。杜月笙虽然不懂什么大道理，但他知道，人生在世，总得有个目标，为了能出人头地，就不能不暂时忍耐许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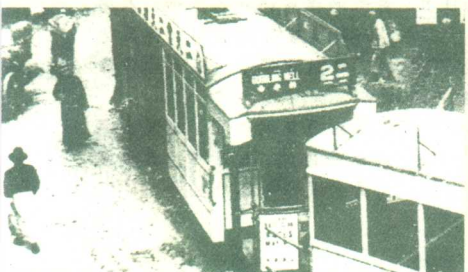
民国时期上海法租界穿防弹衣的法国巡捕

第四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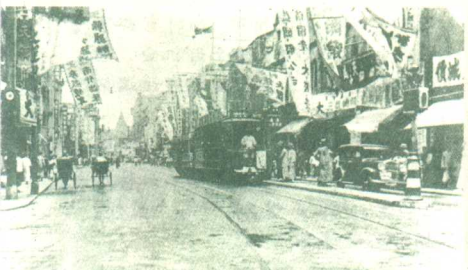
民国时期上海法国租界区街景

第五章



民国时期上海十六铺

第六章



民国时期上海南京路街景

第七章

显身手金荣惜惺惺

054

林桂生略一点头，杜月笙赶忙问清报信的人货物被劫持的大概地点，向林桂生借了一把手枪，又回到自己房中，从床下抽出准备不时之需的匕首往裤腿一插，冲进茫茫夜色中。

林桂生详细叙述了杜月笙单身入虎穴巧夺货物的事。黄金荣意识到自己又得了一个得力的助手，顿时对看上去瘦弱的杜月笙有了新认识，杜月笙由此开始受到黄金荣的器重。杜月笙拿着2000块大洋兴冲冲地跑进自己的房间。马祥生正在床上打鼾，杜月笙上前捏住马祥生的鼻子，大声叫道：“祥生，别睡了，咱们有钱了！”

峰回路转创“三鑫”

072

“黄金荣啊，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有朝一日我一定要超过你。”这样走走想想，想想说说，一个计划渐渐在脑海中形成，杜月笙回到家时，星河阑珊，已经是下半夜。

随着名声越来越大，黄金荣有时嫌厌烦，干脆把接待客人的事也让给杜月笙。“杜老板”三个字在上海滩不胫而走。杜月笙发达了，上海滩的人都这么说。

“开公司不就是为了赚钱吗？我看金就挺值钱，三个金组成一个‘鑫’，咱们来九个金，公司的名字就叫‘三鑫’，你觉得怎么样？”“月笙，人家都说你脑子活络，还真有你的！”金廷荪拍一把杜月笙的肩膀，两人哈哈大笑。

风起云涌收“八股”

089

黎元洪的到来，在上海还是引起不小的震动。黎元洪知道杜月笙是黄金荣的得力帮手，并且自己在上海的安全都掌握在这个看起来并不粗壮的人手中，自然不敢怠慢，频频向杜月笙敬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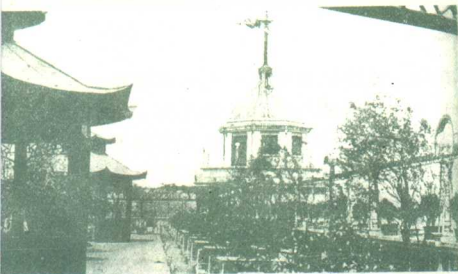
杜月笙打开了英租界的大门，黄金荣分外高兴：“这就叫‘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高’哟！”黄金荣哪里知道，杜月笙目标并不仅仅在一个英租界，他的雄心已经越过十里洋场，进而要雄踞整个上海滩。

温柔陷阱前辈跌霸

107

大红大紫的露兰春总算过足了明星瘾，不但身价无法估量，更有千万人众星拱月般的吹捧，让她感觉很是飘然。不过露兰春也明白，她之所以能有今天，全是黄老板的功劳，黄老板身为上海滩赫赫有名的一方霸主，不管情愿不情愿，自己只有听他的摆布。

正所谓“双喜临门”，正当杜月笙为自己在事业上一帆风顺而感到高兴时，又收到了一份大礼。杜月笙巧拨算盘，不动声色地玩了个一箭双雕，一举两得，岂不乐哉。



上海滩上层人物夏夜之娱乐场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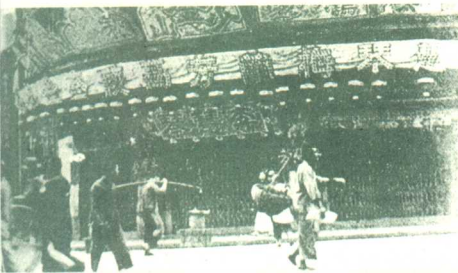
第八章

风云际会后起俊豪

128

已做了黄金荣正牌夫人的露兰春想了很多，自己正值妙龄，而黄金荣却已是垂垂老矣。钱再多，别人再抬举，陪着一个老头子，有什么意思，自古美人爱少年啊！就这样一年一年地浪费青春吗？

两个人一个青春，一个年少，都是在花花世界中长大的人物，一个受惯了老丈夫的拘束，今宵才会得意中的王子；一个是思慕已久的痴情郎，今宵才得到了自己的梦思佳人，真是不尽的痴情浪语……但纸包不住火，露兰春每天都要去唱戏，又一夜一夜的不回来，这样一来二去，事情就闹大了。



旧上海福州路天蟾舞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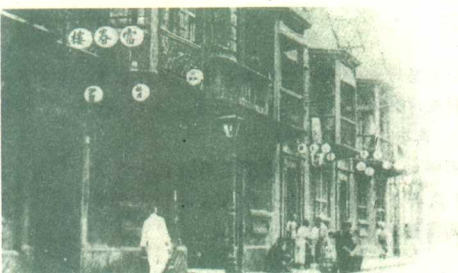
第九章

行走江湖犹如“及时雨”

142

1924年初，在上海滩，杜月笙在青帮中成了当之无愧的领袖。如同意大利和美国的黑手党的党魁们一样，杜月笙独步上海滩，一言一行都显得那么举足轻重。

也许杜月笙就是凭借着这种会散财的能耐，逐渐地使其在大上海纷乱的社会交际中畅通无阻。上次工人罢工事件后，法租界的费沃礼总督被革了职，由法伯逊中校来接替。这一次，法伯逊担心上司会认为他无能，想尽快平息事端，但经多次交涉总也达不成协议。他后来才知道罢工头领是杜月笙的徒弟，只得硬着头皮去找杜月笙。



旧上海红灯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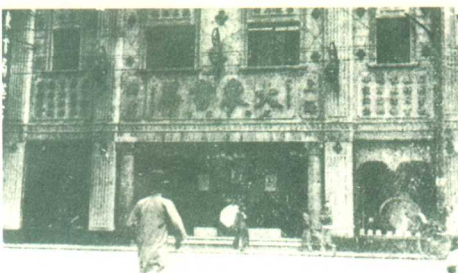
第十章

圆滑处世恰似“曾文正”

158

杜月笙和张啸林一起，领着张宗昌去富春楼喝酒吃饭找乐子。几个人正吃喝得高兴，门悄然推开，进来一个长身玉体、艳光四射、梳着高高发髻的姑娘。她有着姑苏美人的明眸皓齿，一进门便眉目传情地把张宗昌迷得神魂颠倒了。这个妖媚的女子就是闻名上海滩身价高昂的名妓王海鸰。

尽管这是军阀之间无数闹剧的一场，但杜月笙义不容辞地保护徐树铮、招待张宗昌，使奉系上下都看得起他，与孙传芳也有相当深厚的关系。1925年，杜月笙与张啸林同时被聘为财政部参议，杜月笙的触角终于越伸越远。



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

第十一章

张啸林敌视工友

1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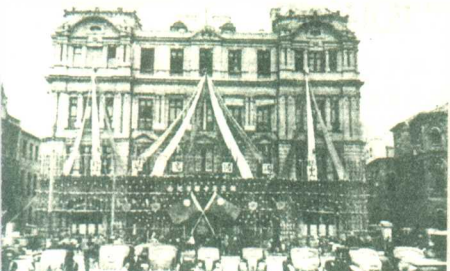
叶焯山说：“你也知道，共产党势力大，总工会的工人纠察队也有不少气吞三山五岳的好汉，能飞檐走壁的人物也有几个，我是担心大哥的安全问题。”杜月笙点点头，似乎有些漫不经心地轻轻说一句：“不要紧，保镖他们向来都是枪不离身的。”

汪寿华的司机顾不上多想，只好听凭大汉们摆布。从此以后，汪寿华的车子和司机就彻底在世间失踪……十指如鹰爪般钳住汪寿华的脖子，叶焯山感觉汪寿华身子颤栗着哆嗦片刻，然后软塌塌地倒在自己膝盖上，很显然是咽气了。



民国时期上海滩大烟馆

第十二章



中国通商银行50周年纪念

第十三章



淞沪会战开战前中国军队严守的要道

第十四章



淞沪会战中上海北站月台路轨被毁

第十五章

杜月笙命犯桃花

187

蒋介石政府为了掩饰真相，不惜把青帮的人也一并训斥一番。共进会的大小头目不干了，都愤愤不平，哗然骂然。他们向杜月笙提出抗议：“明明是咱兄弟们赤胆忠心，自发为国家流血流汗，为革命做前驱，拿着身家性命去打剿察队，可东路军总指挥和戒严司令却把咱们和赤佬们放一块声讨，这怎能让兄弟们咽下这口毒气？！”

以杜月笙的声望、财势及一片真诚，小兰英当然愿有这样的女婿来给家里支撑门面。而姚玉兰从杜月笙大献殷勤中，也感觉到他确实是真心的。

办银行七上八下

202

杜月笙满腹心思，坐卧不宁，拧眉头想了一下，叫司机备车，直奔黄公馆。这一次给黄金荣拜年，除了感谢当年帮助自己发迹的礼节性意义之外，又蒙了一层更具实在意义的东西——请黄金荣一道开银行。

在银行里，手下职员都是清一色的知识分子，不同于当年的流氓、混混、地痞和社会渣滓，也不同于一些跑街要账的小丑角色，再加上杜月笙本人对经济可以说是“七窍中才通了六窍——一窍不通”，结果开张两年，只获利十几万元，勉强维持银行职员的工资和业务交际费用。

操民心一呼百应

220

日本侨民顿时惊呆了，还没想好如何应付，从两侧店铺里冲出来更多的愤怒群众，一拳拳地朝东洋人砸去，有人边打还边大声叫喊：“打，打狗日的小日本，快打，真他娘的痛快呀！”

除了跟日本人进行持续不断的斗争外，杜月笙更还用他在上海其他方面的影响力，激发金融工商各界，慷慨解囊，为马占山的义勇军和流离失所相继逃到关内餐风宿露的东北难民雪中送炭。

新大亨震动上海滩

2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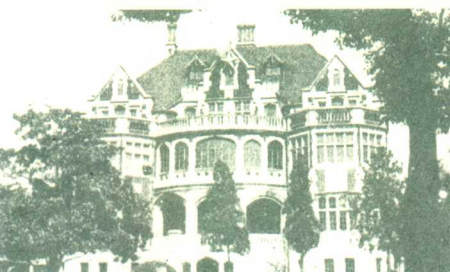
听了杜月笙这番慷慨陈词，这些历尽沧桑的商人们面面相觑，谁心里都明白，向杜月笙要账，那简直就是与虎谋皮。

此后，凭借与官僚资本的特殊关系，杜月笙相继担任了中国、交通银行的董事，浦东、国信等银行的董事长，以及上海市银行工会理事。他在金融界俨然已成为一个能够兴风作浪的大人物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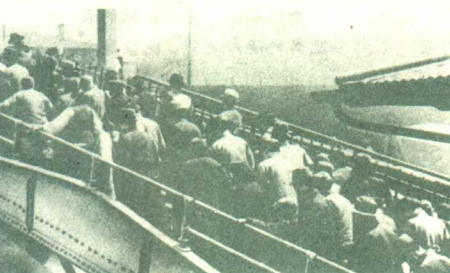
若说杜月笙插手金融业是为了千方百计振兴自家的中汇银行，那不久以后盘的华丰面粉厂，则是他跻身工商界的一个重要标志。



旧上海中国国货公司



旧上海愚园路花园别墅



上海滩码头



民国时期上海虹口市场

第十六章

旧兄弟分道香港湾

264

“你要我说东洋人的坏处，只有一桩，那就是自古以来，我们中国人从来不曾跑到东洋去杀人放火，如今日本人却……到处开枪。至于好处嘛……”杜月笙话语一顿，“就算有好处，那也是毒药！”

日本人在上海布下天罗地网，结果杜月笙还是从容不迫，“绝不化装”而逃出，新仇加上旧恨，他们便决定对杜门中人狠狠地报复。得到消息，杜月笙在香港心急如焚，日夜焦虑不安。于是，他尽量设法让家中要紧的人多逃出来几个。

第十七章

感伤遭家难

285

张啸林不听好言相劝，大官未当已命丧黄泉，让杜月笙至少在表面上深感遗憾后悔。不过，与张啸林同样被制裁的，不久又有杜月笙的另一位朋友中国通商银行先前的大老板傅筱庵，他投日不久就被杜月笙旧日的保镖盯上，在他去参加股东大会回家路上被暗杀，死状惨似张啸林。

杜月笙的两位夫人带了随从佣妇，在洪门弟兄暗中保护之下，通过关卡，踏上了广东省境，她们一路吃的苦头和遇见的怪事多不胜数，幸好平安无事抵达桂林。随后，千辛万苦在大年初三抵达重庆。

第十八章

喟然夕阳叹

300

坐在顾嘉棠左侧的杜月笙一言不发，用和蔼的眼神面带微笑环顾四周，情不自禁地想，如果抗战胜利了，经历过和蒋介石屡次打交道，自己的发展前途也许会更广阔，上海只是起步，下一步也许就应该向全中国发展。

然而，戴笠的到来，却恰恰改变了整个局势。戴笠与杜月笙情同手足，共闯天下，朋友遇难，他怎能袖手旁观？

一阵悲嚎之后，杜月笙开始剧烈地咳嗽，本来就虚弱的身体经这一次折腾逐渐恶化，甚至直不起腰，站不起身来。这些伤痛，比起内心的打击来，或许还不是最要命的。只有心底的失落，才是他从此以后不能再振作的主要原因。

第十九章

局势渐改强振作

311

此时的杜月笙先前因吴绍澍的“欺师灭祖”而心灰意冷，遇事都避退三舍，然而，经过一年多的养精蓄锐，休养生息，以他交游之广，名声之大，说到底上海滩这块宝地仍然少不了他。因此他仔细斟酌，多方打探，决定东山再起。

终于等到选举那天，设在上海市商会的全国纺织公会联合会会场上人山人海，可谓万人空巷。袁国梁先到杜公馆接杜月笙，杜月笙风尘仆仆，被众人簇拥着到了会客室。此时全场呼声如海浪一般，从左向右从上到下只听见一个声音：“杜先生来了！杜先生来了！”



抗战期间上海租界内居民挤买平价面粉



英国汇丰银行在上海的办公大楼



民国时期上海杂浦路桥处吴淞江景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江山变色再落魄

325

出于对老头子的好奇，大家都争先恐后地聚集过来，想看看这偌大的保险箱里到底有多少金银财宝。杜维藩在众目睽睽之下，把大保险箱打开看一看，找了好一阵子，翻了半天，这时大家都目瞪口呆，因为保险箱里只有银元372块。

蒋经国此次到上海，真的是气势汹汹，大有打虎之势。但后来因为碰了孔家公子的壁，最后也只好对币制改革不了了之。孔家公子的杨子公司案子不了了之后，上海“经济特种法院”也不得不给杜月笙面子，最后法院宣告杜维屏无罪，予以释放。

末路犹奏悲欢歌

340

抵达香港后的杜月笙，由于精神体力的原因，再加上当时的环境相当恶劣，心情索然，快快地打不起精神，早已失去早年创业的劲头，只希望能养家糊口，得过一日算是一日，全然没了作长期打算的壮志雄心。

从此，杜月笙像是套上了枷锁，他不分昼夜，常与氧气罩、氧气筒为伴。随身多了笨重的配件，使他八九个月都不能外出。大批的氧气筒搬到了杜公馆，成为杜月笙一刻都不能离的活命之资。他口鼻之间的氧气罩就像是他身上的器官一样。

落叶飘零无奈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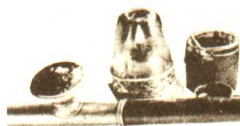
353

又提心吊胆地过了两天，杜月笙看起来一如寻常，似乎没什么恶化的迹象。可是，他却叫人再次催促拍急电到台北，电文改为由他自己口述，也是干脆了当的四个字“病危速来”！

“噢，耶稣，救我，救救我！”这句话声音突地提高一下，用尽了杜月笙所有的力气，他全身猛地一抖，终于疲惫地合上了叱咤几十年的眼睛。墙上的时钟指针指在四点五十分。

国民党专机把杜月笙的灵柩空运到台湾基隆，安葬在台北。坟墓面朝大海，这位上海滩上曾呼风唤雨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的闻人大亨，他的魂灵或许正凝视着翻滚不息的海浪，久久怅望着大海另一边的上海，那个他曾熟悉而今却魂归不到的城市。

“三教”的说法源于三国时期，即儒、释、道。儒教，孔子所创，并非宗教，只是其教化民众的社会功能与宗教相通；释即佛教，发源于古印度，于东汉时期传入中国，演变为中国佛教；道教创立于东汉，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以黄老学说为基础，融合神仙方术、阴阳五行学说为一体。



第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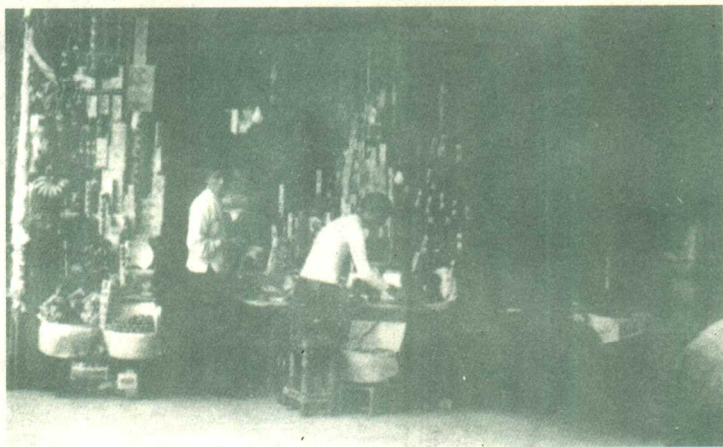
不问出处

泉雄多从磨难生

■■■杜文卿打量一下襁褓中的婴儿，果然如妻子所说，白白胖胖，眨动着双眼直盯住自己，一双招风耳出奇地大。“树大招风，耳大财生。”杜文卿忽然想起不知在哪里听说过的这样一句话，不过他随即就自嘲地苦笑了，就凭自己这个摇摇欲坠的家业，要想生财，恐怕只能是做梦！

■■■正忐忑不安、四下张望的杜月笙吓了一跳，循声看去，纱帐撩开，七姨太一袭湖纱睡袍，满头青丝如瀑布般映衬得脸色细腻白嫩，白中透红，宛若桃花经雨。她斜倚在床沿，丰满的胴体半隐半露，赤裸的双肩光滑如玉，杜月笙看得呆了。

■■■仿佛经历了一场春梦，杜月笙又一无所有两手空空地回到了上海。来到人潮汹涌的大上海，情场上的沉痛打击，让杜月笙怎么也回不过劲来，他从未有过地感到了生活的悲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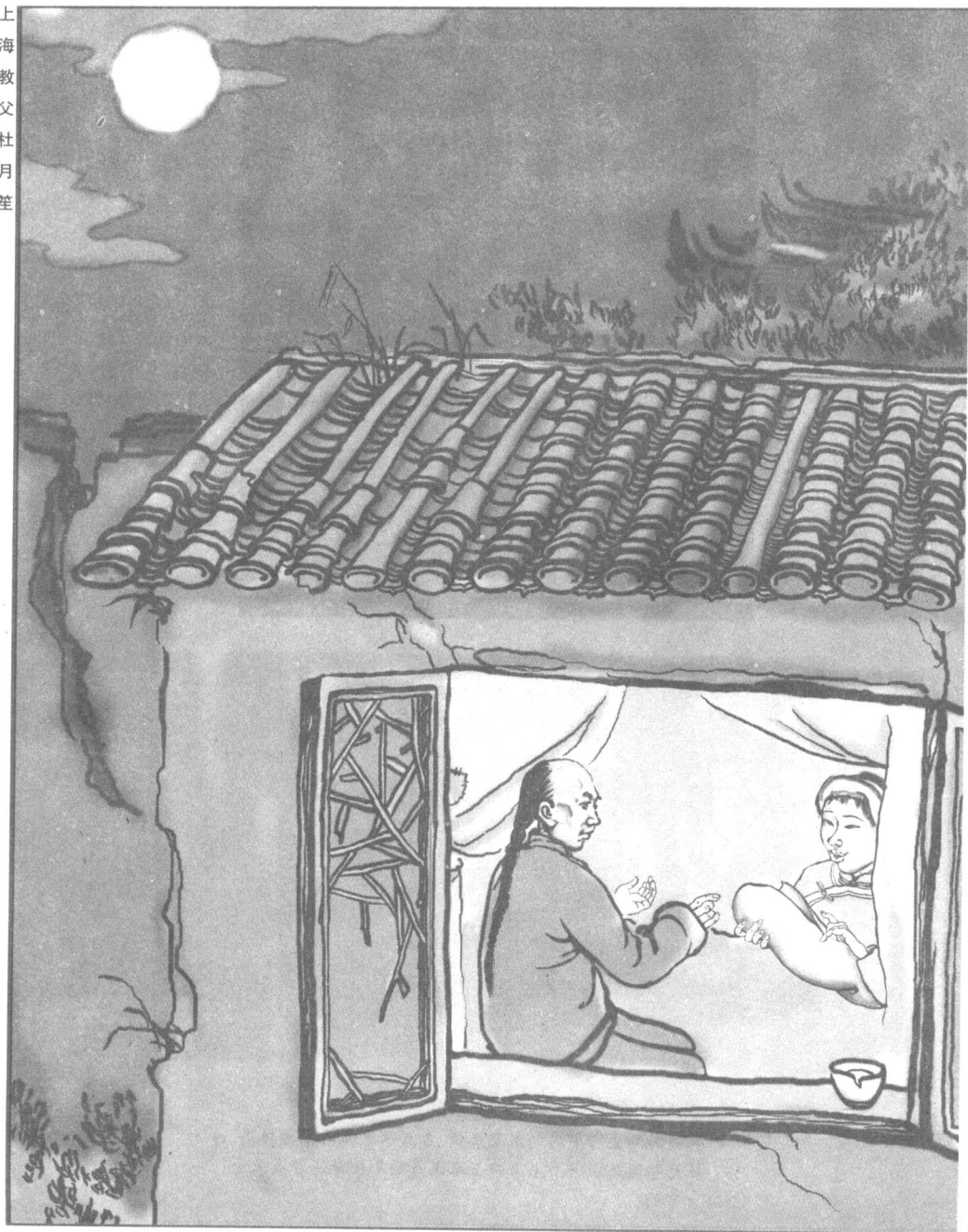


民国时期上海市内的水果店铺，各式水果异常丰盛鲜亮。

杜月笙便是由一个上海滩上水果店的小伙计逐步成长为上海大亨的。



黑帮成员的实质，就是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流氓，他们在社会上的身份和地位虽然不同，但流氓性的实质不变。对于“流氓”一词，人们并不陌生，然而若要细究其实质却很难道明其所以然。



在中国的社会发展史和思想文化史上，儒、释、道三教地位非常重要。儒是中国正流学术思想的根源和基础，并成为国家管理和人们生活依照的原理、原则和规范，对社会结构、典章制度、思维方式、思想观念等都有深远的影响。道和释都曾得到过统治阶级的尊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月明星稀，秋意阑珊。

迷蒙如雾的月光下，黄浦江蜿蜒东折，风起浪涌地汇入渺茫东海；仿佛强弩之末般，抵达入海口时，反而显得有些波澜不惊。这就大大造化了海滩不远处一个叫高桥的小镇。因为这里是江海交汇处，又浪缓滩平，从海门和舟山等地交错而来的江浙渔民都会在这里停息歇脚，弃舟登岸添置米水，高桥镇因此也就颇为兴旺。

然而今夜的高桥镇却静谧一片，宛如熟睡的孩童，悄无声息地蜷缩在无边的朦胧月色中，沉默得让人有些惶惑不安，似乎冥冥中正酝酿着要发生什么。镇街最东头一座还算宽敞的院落，竹影疏离，青草深深，老气中掩饰不住破败。院落中间是一幢饱经沧桑的破瓦房，瓦房正中为客堂，东西各有两间卧房，屋后有个小花园，虽说是花园，但已经蒿草丛生，看不出半点老宅昔日的风光，月色下只涌动着阵阵凄凉。

杜文卿倒背双手，踱在花园杂草丛生的小径上，低头苦苦思索，却又一时什么也想不起来。今天是七月十五，传说中的鬼节，来往渔民都歇了生意，镇上难得的清静。而这清静却更平添了杜文卿心底压抑不住的烦乱。这些年来，接踵而至的天灾人祸，加上自己读过几卷书，反倒不善经营，家道传到自己这辈，已经衰败不堪，现在妻子又要生育，添丁增口固然是好事，可是这样一来家里的开支又要增加，自己拿什么维持下去呢？

正漫无头绪地闷想着，忽然一阵响亮的婴儿啼哭声划破浓浓月夜，将杜文卿拉回到现实中。没等他完全回过神来，接生婆已经隔着窗户大喊大叫：“当家的，快过来，生下个白胖小子！”

杜文卿顾不上多想，忙折身走进散发着霉味的老屋，穿过厅堂，来到东边卧房中。妻子朱氏刚从阵痛中平静下来，轻轻对杜文卿说：“你看这孩子胖胖大大，蛮机灵吧，往后咱杜家就指望他了。”

杜文卿打量着襁褓中的婴儿，果然如妻子所说，白白胖胖，眨动着双眼直盯住自己，一双招风耳出奇地大。“树大招风，耳大财生。”杜文卿忽然想起不知在哪里听说过的这样一句话，不过他随即就自嘲地苦笑了：就凭自己这个摇摇欲坠的家业，要想生财，恐怕只能是做梦！

朱氏看出了丈夫脸上复杂的表情，善解人意地轻声安慰说：“他爹，现如今虽说日子不好过，添个小孩总归是没大妨碍的。将来孩子长大了，你也好有个帮手。”

杜文卿心不在焉，不置可否地点点头。见丈夫心绪不好，朱氏换了个话题轻轻说：“文卿，你识文断字，给孩子起个好名字吧，也好讨个吉利。”

杜文卿抬脸看看花格窗外疏影斑驳的月光，不知怎的心头突地一动，颇有感触



辞典里对流氓所下的定义基本上是从两个方面加以解释的：一是在职业方面，指“无业”；二是在行为方面，指“不务正业，手段下流，为非作歹”。

地长吁口气说：“现如今是光绪十四年，又逢十五，满月而生人，也不用翻查什么黄历了，干脆直截了当，就叫月生吧，但愿这孩子别和咱们一样穷困潦倒，一辈子能圆圆满满的。”

“好，好，那就叫月生，叫着也顺口。”朱氏见丈夫略微高兴些，忙不迭声地赞同。

随着小月生来到人世，杜文卿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为了能让妻儿有个条件更好的家，没等小月生满月，他便匆匆忙忙地离开高桥，向西渡过黄浦江，到杨树浦一带谋生路去了。在杨树浦，杜文卿央了几个亲戚朋友，凑足了一百块大洋做本钱，开了一家名号为“永昌”的米店。

永昌米店本小利微，门面很不起眼儿，夹在高低参差的洋布店和烟杂店之间，前堂当成屯米的仓库，后堂隔成两半，一边是老板的住处，另一边则安顿两个只管吃住不支工钱的学徒。靠街的一扇窗户下摆放起两张桌子，算是柜台。两个小伙计跑腿打杂，杜文卿则自己称米算账。几个月下来，虽然所获无几，日子倒也勉强捱得过去。

然而却偏偏天不佑穷悯贫，光绪十五年（1889年）夏秋间，上海一带阴雨绵绵，接连四十五日没见过晴天，结果各大小米店囤积的稻米大半霉烂。紧接着瘟疫蔓延，整个上海笼罩在饥饿和疾病的威胁中，无人收束的尸体随处可见。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杜文卿的米店更如风雨飘摇中的一叶孤舟，眼看着米价暴涨，进货本钱日渐不足，而咬牙杂进来的米却由于百姓无力购买只能任其霉烂。对于这一切，杜文卿只有打落牙齿和血吞，摇头叹息却无可奈何。

也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朱氏抱着不满周岁的月生从乡下来到杨树浦，眼泪汪汪地向丈夫诉苦说：“乡下闹灾荒，已经揭不开锅好几天了，我们母子俩实在熬不下去，才……”

杜文卿摆摆手不叫她说下去，这些情况，他心知肚明。朱氏在店中住了几天，发现丈夫虽然也算个开店的老板，日子却并不轻松，小店眼看就难以维持。朱氏是个贤惠的女人，加上在农村苦日子过惯了，也闲不住，就托人打听，看哪里有活计适合自己干，也好赚两个钱补贴家用。

后来有人给介绍说，杨树浦一带有许多纱厂，需要女工。听到消息，朱氏就张罗着要去。对此杜文卿很是反对，他劝告朱氏说：“你在乡下，城里的许多事情都不了解，那些工厂老板个个心黑得赛过锅底，逮住个开工钱的恨不得往死里使唤。你能受得了？！再说，你也快生了，万一有个闪失，这日子岂不更加难过？快别添乱了，日子是难过些，不过我自己会想办法的。”